



□ 12
2910
4



門 口 12
2910
4

求古錄禮說卷七



水五味均平藏

臨海誠齋金 鶚

冬祀行辨

月令冬祀行淮南子時則訓作冬祀井班固白虎通及
劉昭范曄高堂隆皆然兩漢魏晉立五祀井皆與焉隋
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
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竊謂冬祀行者非也先王之
制祭祀各有精義春與秋對戶與門亦對卯酉者日月
之門戶故祀門戶于春秋之中五祀非每月皆祀當於四仲行之戶奇
為陽故祀于春門偶為陰故祀于秋火旺于夏竈火也



故祀于夏水旺于冬井水也故祀于冬本陳氏禮書夏與冬對故竈與井亦對若冬祀行行與竈不對也且行之于冬又何所取義乎冬屬陰而行不為陰冬主藏而行不為藏真不可通矣高誘注淮南子云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然中雷戶竈與門孰不在內而必以行為在內乎況行神不必在門內行主于外當于城外祭之即道祭也曾子問云諸侯適天子道而出鄭注云祖道也孔疏云祭之時委土為山伏牲其上使者為較祭酒脯祈告禮畢棄車轆之而遂行詳祭祀差等說其祭宮內行神之較與城外祖祭之較制亦不殊案聘禮云釋

幣于行此行神固在廟門外面方本鄭注然但釋幣而已

未嘗祭也上文釋幣于禰云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又云卷幣實于筭埋于階東是未嘗祭也

然則釋幣于行亦必不祭矣記云出祖釋較祭酒脯此祖在國門外

亦本注疏乃有祭也然則聘使初釋幣以告行神後出國門

外為較壇祭之祭行不于宮內明矣祭法言七祀五祀

最為紕繆司命天神泰厲人鬼一切混入殊為非禮而謂天子諸侯祀國行

次于國門之下卻可為祀行在國外之一證也夫祀行

在國門外豈可與戶竈中雷等竝列為五祀況行非常

祀必有遠行乃祭又豈可與戶竈等之每年常祀者等

列哉五祀之不當有行無疑矣孟子云民非水火不生

活水火甚切于日用人之所賴以生皆不可以不報也
五祀之當有井又何疑乎楊升菴云井卽行也古者八
家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月令時訓互言
之非有異也不知八家同井謂田如井字八家同之非
汲水之井也若謂八家同汲一井于經無據天子諸侯
大夫皆立五祀其宮中且有內外二井詳廟寢
制度考安有八
出之道乎民間卽或有同井者而名之爲行是不祭井
而祭井閒之道殊無謂矣

禘祭考

禘祭之說紛如聚訟迄今無定論竊謂古今說禘者以

漢鄭康成爲優自王肅駁之於前宋儒排之於後而鄭
說遂廢是可恨也近孔搆約惠定宇始發明鄭義孫淵
如又申明之鄭學乃行然禘之大綱有二一曰禘郊之
禘一曰禘祫之禘禘郊之說鄭氏大槩得之而亦不能
無失至于禘祫之說鄭氏大誤孔惠諸君不能正其失
茲一以經正之夫禘者諸大祭之總名凡七祭禘郊之
禘其目有五一曰圜丘之禘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
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鄭注此禘謂祭昊天于
圜丘也孔疏有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大禘大
之時以黃帝配之夏后氏以下禘義亦然大
司樂冬至至圜丘一節注亦云此禘大祭也王肅聖證

論難之云祭法說禘無園丘之名周官園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園丘之祭也爾雅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園丘及郊也鸚案鄭氏以禘為祭天園丘帝嚳配之此說最確請列三證以明之周語周定王謂士季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韋昭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房大俎也房烝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魯頌遵豆大房毛傳大房半體之俎也孔疏引國語謂禘郊之事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則房烝耳夫魯頌所謂秋而載嘗即大禘也

此禘禘之禘

祭統云成王康王賜魯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

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禘記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考魯之郊禘非成王所賜江慎修謂僖公始僭其說是也禘本行於季夏魯禘多行於孟秋行於夏謂之大禘行於秋謂之大嘗七月而禘見于僖公時本非獻子為之禘記似不可信抑或獻子以後始常用七月與魯頌言莊公之子明是僖公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明是郊天繼而秋而載嘗必是大嘗禘可知

大嘗亦謂之禘猶祭統

以大嘗禘與郊連言也載始也謂祭在秋之始則七月

也周正時月皆改白牡騂剛犧尊大房萬舞與明堂位

所謂白牡犧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等語略同可知

即大禘也大禘而用房烝則宗廟之祭必無全烝矣周官

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以肆獻

裸為禘饋食為禘其說固泥而大禘未嘗不在其中釋

文肆他歷反解骨體賈疏薦熟之時肆解以為二十一

體是薦熟時無全烝也又云灌後王出迎牲入豚解而

腥之薦于神坐所謂薦腥也是薦腥時亦無全烝也禮

器云郊血大饗腥郊正祭時以薦血為始其用全烝可

知蓋不豚解薦腥故薦血也大饗指宗廟大禘正

祭時以薦腥為始薦腥必豚解其無全烝可知是知

周語禘郊有全烝者必圜丘之禘也一證也王制云祭

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楚語觀射父曰禘郊

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與王制合則其所謂禘者必

祭天也若宗廟之禘豈有用犢之禮繭栗謂犢角二證

也此條孔氏孫氏已引楚語又云天子禘郊之事必自

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禘郊

祇曰牲不言羊豕是特性也宗廟言牛羊豕是大牢也

可知此禘非宗廟之祭若宗廟之禘安得特性乎且以

宗廟對禘郊則禘非宗廟之禘甚明中庸以宗廟對郊

又言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彼以禘嘗與郊社對則其禘

為宗廟之禘可知此以禘郊與宗廟對則其禘為圜丘

之禘可知禘與郊類敘而以禘先郊禘為圜丘之祭可知三

證也且禘之為字从示从帝帝謂天帝也則圜丘祭天

是禘之本義宗廟之禘乃別取審諦之義非本義也說文

禘諦祭也專指宗廟之禘失之爾雅釋天禘大祭也禘祭有七而圜丘

之祭為最大爾雅所謂大祭蓋主圜丘之禘故在釋天

篇中孫炎郭璞注皆以禘為五年一大祭非也王肅見禘大祭與繹又祭連

文遂以禘為宗廟之祭殊不知上文祭星曰布祭風曰

磔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旣禱馬祭也伯祭馬祖房星

是天神之小者類祭上帝則大矣然告祭非正祭其禮

殺于郊不得為大祭故繼之曰禘大祭也祭星以下皆

天神而師祭也以下三句皆用也字為語助辭文體一

例何謂禘非祭天乎至繹又祭也一句乃為下文周曰

繹商曰彤夏曰復昨三句提綱本不與上文連此泛言宗廟繹

祭之禮非專指禘禘之繹則禘為祭天明矣雖宗廟之禘亦大祭謂

此文為諸大祭之通釋固無不可然豈可專指宗廟之

禘哉況此文在釋天篇中則諸大祭自當以天為主豈

有專指宗廟而反遺祭天之理王肅之說亦甚固矣祭

法禘郊祖宗列四大祭之名黃帝顓頊等詳其配祭之

人意主于人故略其地祖宗之祭在明堂亦略而不言

豈獨圜丘哉安得以無圜丘遂謂其非禘也周官圜丘

方丘宗廟三大祭皆是禘其名統同故不一一言之豈

可以其不言禘遂斷其非禘哉周官中諸大祭皆不著

其名但云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祭祀而已祀大神謂圜丘

南郊祭大示謂方丘北郊享大鬼謂宗廟禘祫大祭祀
則總言之亦有專指宗廟者大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
不與則攝而薦是則宗廟之禘亦不言禘何獨不疑其
豆籩徹是也

非禘乎豈周官一書無禘祭乎王肅之說又甚固矣且

禘魯之禘肅謂以稷配魯肅謂祀魯于后稷廟以魯配之是以祖配祖

也經傳惟言以祖配天未聞以祖配祖也后稷或謂帝

嚳之孫或謂帝嚳之子肅據大戴禮及史記以后稷為帝嚳子以子配父

以孫配祖有是理乎配字古與妃通詩天立厥妃孔疏妃字音亦為配某

則配享之人必相對相匹而後可少牢饋食禮以某妃

配某氏此夫婦配享夫婦敵體也郊天之禮主以日配

以月此日月配享日月亦相對也至于以人神配享天

地蓋以天地人參為三才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可以

配之也虞夏殷周配天之祖皆以其有大功德足配天

地不然四代之祖多矣何必以黃帝帝嚳諸人配天哉

昌意在顓頊之前乃不祖昌意而祖顓頊其意可見矣

舜不宗瞽而宗堯亦以瞽無功德也禘郊祖宗皆配天故連類及之夏

之郊鯀此必無之事即有之亦夏之末造也本金以人

神配天地之義蓋如此若臣之於君尊卑懸絕而有大

功者禘祫得與享亦不可謂之配享盤庚云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曰從享則非配享矣魏高堂隆議功

臣配享于先王唐太宗令功臣配享廟庭配享之名起於後世非先王之禮也子之於父尊卑

亦縣絕曲禮曰父子不同席內則曰父子異宮皆所以

別尊卑也祖為大父其尊實與父同惟祖孫同昭穆故

孫得祔於祖然祔與附通禮記大夫附于士注云附讀為祔玉篇附訓

為依非配合之義孟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詩云子曰有疏附毛傳率下親上曰疏附孫以卑

附尊義亦猶是且孫祔於祖非與祖配享也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昭祔于昭穆祔于穆祖遷而孫居其廟孫與祖不同

廟也又卒哭祝辭曰哀子某來日某濟祔爾于爾皇祖

某甫濟訓為升不徒曰祔而曰升祔亦可見尊卑之異

也惡得與祖配會哉然則以子孫配祖父必無此禮而

禘為配天無疑矣王肅又曰園丘祭昊天最為首禮周

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尊稷及文武

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倒置之失所乎是又不然祖

有遠近無尊卑自其最遠者言之四代皆出於黃帝黃

帝為始祖也以次遠者言之虞夏祖黃帝殷周則祖帝

嚳又其次殷人祖契周人則祖稷其宗派殊也殷出於

契周出於稷契始封於商稷始封於邵天子諸侯皆以

始封者為始祖故殷立契廟周立稷廟非尊稷契而卑

嚳也稷契既是始封之祖又各有大功德故南郊以之

配天然始封之祖固是稷契而世系之遠祖則帝嚳也

禮記卷之七
魯論第十
魯又有聖德故園丘以之配天冬至爲陽生之始故祭天而以世系之遠祖配夏正孟春爲一歲之始故祭天而以肇封之始祖配子月在寅月先遠祖在始祖先其配祭各有所當亦非尊魯而卑稷也王肅又曰周若有魯配園丘則仲尼當稱管者周公禘祀魯園丘以配天今無此文知魯配園丘非也是又不然孝經言孝莫大于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注云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是經意所重在於嚴父下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正其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句帶說不重故魯配園丘略而不言然不略稷而略魯者以方言嚴父意

主於近者稷近而魯遠故略魯而不略稷也安得以孝經無帝魯配天之文而遂議其非乎宋楊信齋又駁鄭云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禘文皆在郊上蓋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魯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于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園丘以魯配之誤矣是又不然祭法言配祭之人其魯遠於稷故禘在郊上說固可通然國語多言禘郊皆不言配祭之人禘亦在郊上則何也彼謂以祖配祖雖大祭亦祭人鬼耳天神尊於地示地示尊於人鬼此尊卑一定之序豈可以人鬼先於天神哉故諸經言祭天地皆先於宗廟約舉之如

易言亨帝立廟書言郊社宗廟王制言祭天地宗廟月

令言季春獻繭給郊廟之服月令兩言郊廟之服又禮言郊廟之薪燎凡三見禮

運言郊社祖廟祭統言魯之郊社大嘗禘仲尼燕居言

郊社嘗禘是也惟曾子問言嘗禘郊社疑記者之誤惠定宇云孝經言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宗祭在四大祭之末尚為

配天豈禘在四大祭之上反不得為配天之祭哉斯言

得之矣鄭氏以禘為園丘之祭其說固當而注大宗伯

昊天上帝以為天皇帝注大司樂以為天神主北辰

注月令皇天以為北辰耀魄寶本於春秋緯文耀鉤元

命苞則不免於謬妄也鄭注君奭裕于皇天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注論語皇皇后帝云

帝謂太微五帝皆謬程子云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

此昊天上帝之正解謂之昊天者古尚書說云元氣廣

大曰昊天是也見大宗伯疏有曰皇天者皇大也本說文天道

至大故稱皇天古尚書說尊而君之則曰皇天非也魯頌皇皇后帝后君也若以皇為君則是

君君君帝矣不亦贅乎蓋皇皇皇言其大后則尊而君之耳孔疏皇皇為美亦非合而言之曰昊

天上帝或言皇天上帝分而言之曰昊天曰上帝或曰

皇天或單言天單言帝一也要不可以星象為天北辰

天皇帝皆星名未可以為天也一曰方丘之禘大司

樂夏日至澤中方丘一節鄭注此亦禘大祭也王制云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蓋祭地亦用犢也而國語言禘郊

禮記卷之七
不過繭栗則祭地亦禘也詩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祭法國語言禘皆在郊上郊兼天地則禘亦必兼之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郊禘本可通稱言郊禘猶言郊也故下文祇言郊又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郊祭天又祭地也郊禘可通稱郊祭地則禘亦祭地可知曲禮天子祭天地疏云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魯配園丘亦當配方澤也方澤當作方丘此說自當然則祭法所謂禘郊者本兼天地之祭注不言祭地以地統於天故略之耳舜典類于上帝而不言祭地大宗伯禋祀昊天而不言祭地中庸言郊社所以事上

帝而不言地皆以天統之也魯語亦言四代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前德令哲三辰五行九州山澤非是不在祀典夫地與天對其尊至矣反不得如社稷山川等之爲典祀乎茲何以不言也是知祭地之禮卽在禘郊中也孰謂祭地非禘乎鄭氏以方丘之祭爲禘卓識自超千古但謂方丘地示主崑崙北郊則祭神州地示抑又非矣地與天對謂之祭地必是普天下全載之地方丘北郊地示不當有異也天子有王社大社王社祭畿內土神大社祭中國九州土神則北郊必祭全載之地矣若方丘北郊已分爲二則

大社何以別於北郊乎社有大小地無大小大社王社有別方丘北郊不宜有別也其別為二祭者以配祭之人別之非以地示別之也至於崑崙神州之說本於地

統書括地象亦是緯書更為謬妄此亦鄭氏之失也

地括

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又云天傾而北地缺東南不知大地渾圓如球中土居赤道之北是天地非有傾缺中國亦非在東南隅也彼以中國所處不見南極濱于東南海故為此說豈知南極隱見無定中國所濱之東南海非大地盡于此也海之東南又有地矣中國九州豈果僻處大地之東南隅哉一日南郊之禘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

其祖配之鄭注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炎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案鄭氏以祖之所自出為天又以郊與圜丘分為二祭其說最確荀子云王者天太祖董子云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可知祖之所自出為天矣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此即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腳又是禘即郊之確證所謂萬物者實兼人而言人

亦物也人本乎祖亦本乎天祖與天皆人之本故祭天以祖配鄭注所謂俱本可以配也萬物本乎天此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注腳也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此以其祖配之注腳也小記大傳言禘此言郊是禘卽郊之證也人受氣於父母亦受氣於天地故天地有大父母之稱然以天地爲父母其報本猶近若自父母而推其所由始以至于遠祖又自遠祖而上推之直至于開闢之初則天地實人之始祖矣張子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說最明況王者爲天之宗子則以祖所自出爲天又何疑乎王肅難鄭云鄭玄旣以祭法禘嚳爲配園

丘之祀而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不知禮制之名有通而同者有別而異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祭法禘與郊對故鄭以禘爲冬至園丘之祭郊爲夏正南郊之祭對文則別也小記大傳言禘而不言郊散文則通故鄭以爲郊也然安知非園丘之禘邪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夫以四親廟與其祖連文可知其祖是大祖后稷也經文本泛言此舉后稷爲例耳大祖亦有廟而得配享于郊不徒廟祀故不言廟四親祇得祀于廟中故云立四廟若帝嚳非周之大祖安得與四親竝言邪大

傳上言祖下言太祖祖卽太祖也言天子得禘其太祖所自出諸侯但得及其太祖不得禘其祖所自出也其義例最明若以祖爲嚳嚳非太祖與下文諸侯太祖不一例經義不可通矣故鄭注皆以禘爲郊正所以定名實也禘郊本二祭而經傳言郊社郊廟者甚多皆不及禘又可知郊與禘通也郊社之社本是祭地而得謂之社亦散文則通之例肅何不譏其亂名實乎其亦考之不詳矣又云郊卽園丘所在言之謂之郊所祭言之謂之園丘於郊築泰壇象園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冬至祭于園

丘知園丘與郊一也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園丘之文是郊卽園丘也是又不然爾雅釋丘云非人爲之丘郭注地自然生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鄭注謂冬至祭天在園丘之上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又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鄭注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據此園丘非人所築之壇甚明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此南郊之祭壇之言坦也壇之界域謂之坵亦作兆郊特牲兆于南郊說文云坵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時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也夫壇爲坦時爲基址其卑可知觀禮方明壇深四尺其餘可知安得謂之丘邪且周

禮不徒言圜丘而言地上之圜丘不徒曰方丘而言澤中之方丘正以明其非壇也山高在地之上故曰地上若除地爲壇不得謂之地上矣丘下在澤之中故曰澤中若封土爲壇不得謂之澤中矣又泰壇必在南郊近城正南泰折必在北郊近城正北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若圜丘方丘取象天地非人所爲則無定處但在南北二方不必正南正北亦不必在近郊孔冲遠謂圜丘亦在國南但不必近郊此說是也賈疏謂取土之自然無問東西南北皆可則莊于陰陽之義矣苟必于近郊求之安得有方園之自然者乎由此言之郊壇與圜丘顯然不同地矣況圜丘祭以冬至周禮有明文若郊祭則在夏

正孟春左氏桓五年傳啟蟄而郊杜注啟蟄夏正建寅之月鄭注郊特牲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郊與圜丘不同月也圜丘既用冬至則不卜日而郊必卜日郊特牲言卜郊甚詳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亦如之祀大神謂郊天云亦如之則必卜日可知郊特牲言周郊用辛日若冬至日豈必辛乎郊非圜丘明矣肅謂周郊于建子之月迎冬至長日之至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寅月又祈穀郊祭故言始也是肅以郊於冬至之月不用冬至之日故以郊之用辛與周禮冬

禮說
日至圜丘爲一祭然周禮明言冬至確是冬至之日
凡言日至者皆指冬至日或兼夏至日易復云先王以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惟在冬至一日若以
月言豈有一月閉關商旅不行之理堯典明言十有一
月朔巡狩未聞是月不省方也然則周禮冬至不得
謂冬至之月可知矣且郊在冬至之月又必用辛日其
說猶有不可通者蓋冬至不必在子月之中苟在子月
之末月內無辛日或有辛日而卜不吉凡郊卜上辛不吉卜中辛又不吉卜則將不郊與抑用丑月上辛與或用冬至以前辛
日與抑或冬至降神辛日乃祭如宋儒張子之說與不

郊是廢大典也用丑月上辛則非冬至之月也先冬至
辛日陽氣未生不可郊也降神與正祭作兩次行之或
相距十日禮所必無也此皆不可通者也然則郊之用
辛周之始郊日以至者果何說邪逸周書世俘解云時
四月旣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廟若翌日
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孔晁注庚戌明日郊天漢書
律曆志武成篇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
祀于天位與逸周書同周之四月夏二月猶是可郊之
時武王故於告至行郊天禮是日遇辛以辛日始郊其
後郊天因用辛日故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禮記
也說者皆以至爲冬至誤矣至于迎長日之至亦非冬至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是夏至爲長至也仲冬之月日短至是冬至爲短至也日至者極至之稱夏至日北極當云日北至晝長極故曰日長至冬至日南極當云日南至晝短極故云日短至以左傳日南至例之可知冬至當爲短至也後儒訓至爲到以冬至爲長至誤矣郊迎長日之至此至字固當訓到然云長日之至不云日長至與月令之文不同子月冬至以後日尚短甚不得言長日之至迨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郊祭以寅月與卯月近故曰迎長日之至此鄭氏之說郊特牲注至當

不易而郊非圜丘更可知矣周頌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無注孔疏謂南北郊竊疑南北郊固歌此詩而圜丘方丘亦用之蓋禘郊通稱也周禮言祀昊天鄭皆指圜丘之祭此詩首言昊天豈非圜丘樂歌乎詩言天而不言地地該於天也序言郊而不言圜丘圜丘通於郊也安得謂周頌無圜丘樂歌乎后稷配天有頌而帝嚳配天無頌者稷爲周之大祖稷親而嚳疏也豈可以嚳配圜丘無文遂斷爲郊卽圜丘哉肅又謂子月之郊所以報本寅月之郊所以祈穀是亦不然王者歲祭天有三冬至之禘專爲報本孟春之郊報本而兼祈

穀仲夏之雩專為祈穀何以言之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辛郊祭天左氏襄七年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孟春之郊固以祈穀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云大報本反始也是郊亦以報本也報本祈穀二者以報本為主祈穀則雩主之周頌噫嘻序云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注以夏祈穀為雩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雩所以求雨其為祈穀正祭可知又仲春祭社稷亦為祈穀祈穀有此二祭則夏正之郊必不以祈穀為重矣肅謂寅月

郊專以祈穀非也

萬充宗謂郊惟日至一祭祈穀禮不名郊說亦非

鄭氏謂郊

非園丘固勝於王而謂園丘祭北辰耀魄寶南郊則祭感生帝夏祭白招拒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殊為誕

妄考其所本皆出緯書

河圖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元命苞亦云夏白帝之

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靈威仰汁光紀等名皆春秋緯文耀鉤文

緯書為五經稂莠

而鄭好引以解經最是其失夫王者之生感生於昊天而非感生於五帝蓋五帝非天也五帝各司一時一方是五行之精為天之佐猶四嶽之於地三公之於王耳豈可謂五帝即天平周禮掌次上言大旅上帝下言祀五帝與朝日連文司服上言祀昊天上帝下言祀五帝

禮記卷之七
大宰上言祀五帝下言祀大神亦別而言之則知五帝與天顯然有別
祀五帝與朝日同張大次小次而與大旅上帝張瓊案
設皇邸不同五帝之卑於天可知小宗伯云兆五帝于
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望謂嶽瀆等四類謂日月等
是五帝之尊與日月嶽瀆大略相準故掌次與朝日同
其儀也又五帝亦通稱上帝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
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此上帝別言于天之
下明非天帝鄭注以為五帝是也大宗伯言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與四
望對鄭注以為五帝亦是職金旅上帝獨言上帝當是
昊天鄭必以為五帝非也肆師云類造上帝豈非天乎
月令以共皇天上帝注以上帝為五帝王制類于上帝
禮器饗帝于郊悉以為五帝雜記有事上帝禮器有事

上帝皆以為靈威仰並非旅上帝與旅四望對言則五帝與四望略
相等可知而其卑於天益明矣曾謂王者感生于五帝
而郊祀大祭以五帝主之乎周為蒼帝之子殊無所據
靈威仰等名又甚怪僻董仲舒劉向馬融輩皆言周人
祀昊天于郊未有言祀靈威仰者也王肅難之當矣鄭氏
又以五帝與天為六天夫天一而已矣豈有六邪其說亦謬孫淵如謂商頌序云長
發大禘也鄭箋謂郊祭天而詩有帝立子生商之文此
感生帝之證不知帝立子生商承有娥方將之下蓋言
有娥之國方大天立其子為高辛氏之世妃鄭氏謂稷契非嚳子
以簡狄為高辛氏世妃因以生契也豈謂黑帝生契乎毛傳有娥

契母也契生商也文義雖未協要無黑帝生契之說鄭箋乃云帝黑帝也有娥氏女簡狄吞鳧卵而生契大非經旨吞卵之說甚為誕妄歐陽公會力辨之而朱子詩傳仍取鄭說以解天命玄鳥二句致後學迷惑是可憾矣淵如又謂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五帝若無靈威仰等號何以辨之不知月令太皞等名卽五帝之號也何謂無號可辨邪鄭注月令以太皞等爲五人帝其說亦誤太皞等爲五帝之號自古有之伏蓐等五人帝以五行之德代王後人因以配五帝而以五帝之號稱之耳非五帝本無號也月令言五時生育之主自當以五天

帝言之不宜以五人帝言之也鄭氏又以五帝爲大微五帝考星經及史記天官書皆言太微宮內五星五帝座是大微五帝乃星名也豈可以星爲帝哉且五帝分主五行當各居其方必不聚于一處如五帝座之在太微垣也五帝座星名非古始起於甘石諸家彼以天有五帝爲大帝之佐故於太微垣取五星爲五帝在紫微天皇大帝之前今所謂句陳大星當是天皇大帝亦曰大乙此處正當北極卽論語北辰步天歌乃取一小星爲天皇大帝又別有太乙又別有帝星非也明其輔佐大帝非謂五帝之神皆在是也鄭謂祭大微五帝誤矣一曰北郊之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以禘爲

郊董子謂天地者先祖所自出也是祖所自出兼地而言孝經緯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是以其祖配亦兼配地而言可知北郊亦禘也鄭氏以北郊與方丘爲二祭王肅謂方丘卽北郊後儒多從王說不知澤中方丘非人所爲而北郊則爲壇以祭謂之泰折其地不在澤中又泰折定在正北近郊而方丘則無定處詳上南郊且方丘祭以夏至不必十日而北郊則必十日大宰祀五帝十日下云祀大神亦如之大示謂祭地則北郊必十日可知北郊非方丘明矣又以周禮考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是玉不同也宗伯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黃犢祭法謂瘞

埋于泰折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大司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而其上文云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示是樂不同也故鄭以黃琮黃犢函鍾等爲方丘所用以兩圭有邸騂犢奏太簇爲北郊所用其說自確安得并方丘北郊爲一乎但鄭氏以北郊祭神州地祇與方丘祭崑崙地祇不同則亦失之詳上方丘北郊之時經無明文注疏有二說或謂在建寅之月或謂在建申之月竊謂方丘在午月與圜丘在子月正對則北郊宜在申月乃與南郊在寅月正對不宜與南郊同月也且郊必十日或上辛中辛不

吉而用下辛郊天已近月終則將以何日祭北郊邪若
與郊天同日恐行禮者至于厭倦也若至卯月北郊則
又亂其例也況帝嚳配方丘后稷配北郊則北郊宜後
于方丘豈可先方丘而行之哉淮南天文訓云涼風至
則報地德涼風至在申月立秋節報地德當是祭地此
其證也一曰明堂之禘孝經云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祭法言四代祖宗次於禘郊之下鄭注謂祖
宗在明堂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謂祭五帝五神于明
堂以文王武王配之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
帝也祖宗通言爾案祖宗在明堂故明堂非宗廟而亦

可稱大祖蔡邕明堂月令論云明堂者天子之太廟也
左傳引周書云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杜注明堂祖廟
也然則明堂可通稱大祖矣又明堂亦稱清廟大戴禮
云明堂茅屋左氏桓二年傳云清廟茅屋可知清廟卽
明堂也古之宗廟未聞有茅屋其爲明堂明矣穎容云
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蔡邕云取其
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
則曰明堂是漢儒以清廟爲明堂也月令明堂四面正
室皆稱大廟其外環以水上飾以茅此清廟所由名旣
可稱清廟豈不可稱大祖况祖宗之祭行于明堂而明

禮記卷之七
堂之制又與太廟同其廣大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其稱大祖宜矣清廟詩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考周書作雒解云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是雒邑有明堂也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此明堂在雒邑清廟詩序所謂成雒邑朝諸侯者即明堂位所謂朝諸侯于明堂也然則率以祀文王者即祀文王于明堂可知矣若在宗廟之中則大祖后稷在上大王王季皆在安得率諸侯而獨祀文王哉明堂本為宗祀文王之大廟又無后稷諸神宜率諸侯而祀文王于此也清廟祀文王于明堂明堂可稱大祖其祀

即祖宗之祭可知矣蔡邕明堂月令論引禮記檀弓云

王齊禘于清廟明堂此明堂有禘之證也雒詩箋云禘大祖也大祖

謂文王案周之禘當在后稷之廟不當在文王之廟此大祖非明堂故不引為證祭法言周人

祖文宗武孝經言宗文王似乎不同不知周初武王之時本宗文王及武王沒乃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言孝莫大于嚴父配天文王為周公之父故但舉周公宗祀文王而言之也鄭氏以祖宗為明堂之祭其見卓矣王肅乃謂祖有功而宗有德宗廟之祭非明堂之祭宋儒皆從之然夫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則舜之宗廟固當祀其先人自瞽瞍橋牛以上也幕為窮蟬之父有

功德有虞氏所立宗也乃不宗幕而宗堯堯非舜之祖
考安得祀之于宗廟之中與瞽瞍橋牛等竝列哉鄭注
堯典云文祖猶周之明堂史記云文祖者堯大祖也此亦
大祖即明堂堯之明堂所宗祀配天者蓋帝嚳也堯崩
而舜立因祖帝嚳而宗堯焉瞽瞍橋牛以上為舜之四
親故祀之于宗廟帝嚳與堯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故祀
之于明堂明堂為特祀不與四廟之主竝列也幕為舜
之先有功德故為報祀在宗廟之中魯語所言四代報
祀即祖功宗德之類也殷周之得天下與虞夏受禪不
同故明堂祖宗之人即宗廟祖功宗德之人但宗廟不

配天而明堂則配天此其異耳豈可謂宗廟有祖宗而
明堂無祖宗哉且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尙在四親廟中
未有世室之制安得以文武為祖宗乎即至後世文武
二廟不遷亦但謂之世室而未嘗稱祖宗竊謂祖功宗
德之說當以始祖為祖功其後有德者則宗之宗無數
而祖則一而已如殷有大甲大戊武丁為三宗祭法言
殷人宗湯則有四宗湯且稱宗而不稱祖可知殷之廟
惟契稱祖也周人之廟亦豈有二祖哉鄭氏詩箋以大
王與后稷竝稱大祖有是然則祖宗之祭在明堂審矣
理乎觀此可知其謬矣明堂無始祖自可以祖宗配帝然禘郊皆以一祖配而

禮記卷之七
明堂乃以祖宗二人竝配蓋禘郊是二祭故以二祖分
配明堂祇一祭故以祖宗二人竝配况禘郊祀之于壇
其禮主于尊故其神稱天本孝經配者宜少明堂祀之于
屋其禮主于親故其神稱帝帝者諦也諦有親意配者宜多尊之
則遠故以遠祖配之親之則近故以近祖配之配以遠
祖故其祭在先配以近祖故其祭在後獨是明堂祭以
季秋月令季秋大饗帝鄭注以為饗于明堂其義有難明者閒嘗思之子
寅戌皆陽月也祭天必于陽月子為十二辰之始寅為
四時之始禘郊所以反始故以此二月祭之郊又以祈
穀故于孟春萬物萌動之時季秋百穀皆成于此大饗

帝蓋所以報也社稷春祈秋報其義一也王者統緒創
于遠祖成于近祖如周之文武王業所由成也故于萬
物告成之時祭之朱子謂人生成于父故于季秋成物時祭之不知明堂宗祀數十世不易豈皆其父乎后稷為始封之祖故于春之始祭之帝嚳又后
稷所始故于陽之始祭之此聖人制禮之精意也文武
之配明堂皆為配天孝經上言嚴父配天下言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上帝即天也但有親之之意故
變文言帝耳又天與帝亦通稱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
事上帝則后稷亦可言配上帝矣易曰先王以作樂崇
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祖配謂南郊配天考配謂明

禮說
堂配天統而言之曰上帝又可知天帝無異矣周頌我
將序云祀文王于明堂也詩言惟天其右之可知明堂
饗帝是祭天也鄭氏謂明堂祭五帝而不祭昊天其說
殊謬但據孝經緯謂文王爲五帝之宗而爲此說耳竊
思明堂有五室以象五行當有五帝神位太微垣中有
五帝座明堂法太微其有五帝之位宜矣季秋大饗上
帝則以五帝配之猶南郊祭天以日月配之也天以陰
陽五行化生萬物日月爲陰陽之精五帝爲五行之精
日月稍尊于五帝故日月配郊以五帝配明堂也明堂
雖亦祭及五帝然非祭之主陳氏禮書馬貴與文獻通

考皆謂明堂祭五帝當兼祭昊天上帝其說固優于鄭
氏而以五帝爲祭之主則亦失之至于文王之配享配
上帝非配五帝蓋與五帝同配天猶南郊后稷與日月
同配天也鄭謂文王配五帝謬矣又謂武王配五神其
說更謬祭法言宗武王卽孝經之宗祀其與文王並配
上帝可知句芒等五神爲五帝之佐重該脩熙等所配
會者其卑可知以武王配之是卑武王也必不然矣明
堂旣無專祭五帝之禮則專祭五帝當在何處竊疑其
在南郊也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是五帝之祀不在
明堂而在郊矣五時迎氣各于其方祀之至于合祭五

帝則必在南郊蓋五帝亦天神祭天必就陽位也五時迎氣各祭其帝卽在迎氣之日不必十日也而大宰祀五帝則前期十日而十日迎夏迎秋不可服裘也而司服祀五帝則服大裘是知周禮所謂祀五帝者合祀五帝也合祀五帝當在何時竊疑其在周正季冬之月也大蟠合祭羣神在于歲終則合祭五帝亦宜在歲終矣周之季冬夏正之孟冬也五時已備百穀畢登自可合祭五帝以報五行生育之功若夏正季秋冬時猶未至安得合祭五帝乎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始裘祀五帝必服大裘與此時正合若季秋豈可服裘乎鄭謂合祭五

帝在季秋非也又謂己月大雩合祭五帝豈夏月可服

大裘乎

大雩在午月鄭說非也詳龍見而雩解

大雩亦祭天非祭五帝

雩壇

亦在南郊但與祭天奉壇及合祭五帝壇皆當別處鄭謂雩祭五帝亦非也禘禘

之禘其目有二一曰宗廟吉禘古者天子三年喪畢新主與羣廟之主及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之廟謂之吉禘卽所謂終王之祭也汲郡古文云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其證也諸侯謂之大禘春秋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此與天子吉禘義同但其名

禮記卷之七
異而其儀亦不同耳魯僭行大禘始于僖公而僭稱吉禘則始于閔公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吉禘必于大祖而于莊公則非吉禘之制其不僭用天子之禮樂亦可知矣然則吉禘云者特僭稱其名耳左氏襄公十六年傳云晉人荅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亦僭稱吉禘之名未嘗行天子禘禮也吉禘祇有一祭諸侯終喪大禘亦然商頌序云玄鳥祀高宗也鄭箋祀當為禘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大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案鄭

氏此箋兩禘夾一禘比年行大禮于經無據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禘之前未有禘也鄭乃云四月禘此何據乎文公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以為大禘大禘之後未有禘也鄭乃云三年禘又何據乎又謂禘于其廟熊氏云三年除喪特禘新外者于廟是不合食于大祖也可謂之禘乎禘為大祭之名豈有特祭一廟之主而可謂禘乎新主初入廟與羣神會故為合食大祭以相接若特祭新主于義何取乎吉禘于莊公未可以吉而吉祭喪未畢也不可稱禘而稱禘不于大廟合祭而特祭于其廟此魯之失禮者豈可謂周禮亦如是乎鄭因禘于莊公之文遂以特

禘于其廟爲三代王者之禮誤矣王制孔疏謂禘祭在練時然般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其祭謂之祔不謂之禘練時喪未畢而可稱吉禘乎抑亦誤矣大禘必于夏吉禘則無定時要在夏秋冬三時行之行于夏謂之大禘行于秋謂之大嘗行于冬謂之大烝祭統言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此言魯之禘或行于秋謂之大嘗則天子吉禘行于秋亦稱大嘗可知矣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功臣從享必是大禘非時禘大禘即禘而行于冬必是吉禘此吉禘稱大烝之證也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此禘謂吉禘曰烝嘗禘于廟則夏秋冬三時皆有吉禘惟春無吉禘可知矣知烝嘗禘非時祭者以不全舉四時又不約舉烝嘗而必加禘字其非時祭明矣此謂新主祔廟孫依乎祖祖舉羣廟之主皆未遷新外者但有主而無廟先儒謂祔後反主于寢非也萬充宗辨之詳矣練祥禫等皆特祀于主至三年喪畢行吉禘禮新主乃與羣主合祭于大廟所謂烝嘗禘于廟也杜注謂新主既特祀于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大禘乃皆同于吉不知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則宗廟時祭不行矣且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皆以新外者言之乃謂

烝嘗二字泛說羣廟之祭上下文義皆不順矣黃黎洲駁杜注之誤而以烝嘗禘皆爲時祭謂時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外者其說亦非總不明喪三年不祭之義耳一曰宗廟大禘先儒禘祫之說紛紛不一有謂禘祫一祭二名取其諦審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者賈逵劉歆王肅王制孔疏明杜預說後漢書注歐陽禮樂志是也有謂祫則合食大廟禘則各于其廟者鄭氏禘祫志說也有謂祫祭于始祖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文武以下遷主穆主祭于文王之廟昭主祭于武

王之廟又祭親廟四者王制疏引鄭氏說也有謂禘止祭毀廟之主者鄭氏司尊彝注也有謂禘兼毀廟及羣廟之主者孔安國也有謂祫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者何休公羊注也有謂禘小祫大者鄭氏也有謂禘大祫小者王肅孔晁也有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羣廟合食于前者程子陳祥道也有謂禘其祖之所自出止以祖配祫則已毀未毀之廟皆合食大廟者趙伯循陸淳朱子楊信齋也至論禘祫之年月有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禮緯張純許叔重鄭氏大宗伯注也有謂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者鄭氏王制注商頌箋也有謂五

年再殷凡六十月分每三十月殷者徐邈也有謂禘
三年大祭者杜預春秋注也有謂禘則三年禘則五年
者楊士勛穀梁疏也有謂禘禘竝三年者徐彥公羊疏
杜佑通典也有謂禘禘自相距各五年者孔氏周頌疏
也有謂禘禘每歲行之者張子也有謂禘以夏禘以秋
者崔靈恩也有謂禘以孟夏禘以孟秋者鄭氏也有謂
禘以春禘以秋者毛氏魯頌傳也有謂禘以四月禘以
十月者張純也有謂禘以五月禘以六月者通典也案
經典皆言禘而不言禘王制言禘禘嘗禘烝曾子問
禘祭于祖指時禘言是諸經無大禘之祭也惟公羊傳

有大禘之說然非天子之祭禮也且諸經未有禘禘對

言者

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以追享為禘朝享為禘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

會享先王鄭注以肆獻裸為禘以饋會為禘此皆注家妄說經無明文也禘禘不對言其非

二祭明矣諸家以禘禘為二大祭者妄也劉賈謂一祭

二名其說視諸家為優然猶未當也蓋天子有大禘而

時禘天子諸侯皆有之

無大禘諸侯有大禘而無大禘時禘異于大禘者時禘

惟合羣廟之主大禘則兼及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

公于大廟下云天子之祭也是諸侯不得有禘也春秋

書禘著魯之僭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大事本是禘而公

羊釋之曰大事者大禘也所以正其名也可知諸侯無

禮記卷之七
大禘而當有大禘矣然則天子之大禘不名爲禘諸侯
之大禘不名爲禘劉賈謂一祭二名是天子禘亦可稱
爲禘諸侯禘亦可稱爲禘也豈其然乎王十朋禘論
謂禘者總名禘者禘中之一事猶之薦與裸也果爾是
禘不得爲祭名諸侯無大禘矣公羊大禘之說何以解
之彼乃謂公羊援禮緯以釋經誣之甚矣萬充宗謂夏
禘大禘專于天子是以天子之大祭與諸侯同名亦非
也二子俱以禘禘爲一事自是卓識惜不能分別天子
諸侯之祭名又皆以禘爲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不知宗
廟之禘未有禘所自出者也周頌序云雖禘太祖也是

禘必于太祖之廟羣廟及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功臣皆
從享所以爲大祭先儒或謂禘于羣廟或謂止禘毀廟
或謂禘但以始祖配所自出之帝如此何以爲大祭乎
鄭氏昭穆分祭之說尤爲謬妄至行禘之年自古無確
論鶚竊謂禘祭閒歲一行學記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又云未卜禘不視學視學卽考校可知禘祭閒歲一行
也王制云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周禮四時之
祭曰祠禴嘗烝此云禘禘嘗烝者蓋不行禘之年曰祠
禴嘗烝行禘之年曰禘禘嘗烝也大禘不在時祭之外
夏行禘則不禴矣禘行于夏故夏祭卽名禘而移禘于

春禘卽禴也此又禘閒歲一行之證也吉禘或在新年
二年或在三年魯之吉禘多在二年閏二年文二年皆
有吉禘也吉禘在二年則大禘在四六八十等年故僖
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是
吉禘可知宣八年有事
于大廟亦是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文二
年躋僖公是吉禘可知定八年從祀先公亦是禘昭公
十五年左氏以爲禘二十五年傳禘于襄公
此非禘年而稱禘杜預釋例以爲用禘禮也此又一證
也四親廟二祧皆四時祭則二祧以上諸祖當歲一祭
然旣爲毀廟之主其親已盡其世已遠甚至有數十世
者酌爲中制閒歲一祭可也時祭與月祭不相遠閒歲
祭與時祭亦不相遠若三年一祭則遠矣五年一祭則

尤遠矣若謂每歲一祭與時祭連月或同月是太數也
禘而不禴是四時祭缺其一也毛詩周禮爾雅諸書何
以有祠禴嘗烝之名乎萬充宗謂天保詩作于文武時
文王恪守臣制武王典禮未遑所云禴祠烝嘗實諸侯
之禮也然雅頌之興皆在成王之世詩言于公先王是
大王王季皆已追王不在文武時明矣豈得以禴祠烝
嘗爲諸侯之禮乎況周禮明天子之制亦曰禴祠嘗烝
也萬氏又引中庸禘嘗之義證禘爲時祭不知上文春
秋脩其祖廟二節已言時祭此節別言郊社禘嘗以爲
明其義治國如示諸掌可知禘嘗非時祭也禘是大禘

行于夏者嘗是吉禘行于秋者皆宗廟大祭也祭統以大嘗禘與郊社同爲重祭此亦以禘嘗與郊社對其爲重祭可知不言大省文也凡經典嘗禘與郊社對言者皆大祭也禘非時祭卻卽于時祭而大其禮故必閒歲一行乃得有四時之常祭也且學記言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游其志是寬緩之意禘在孟夏若每歲一行則是士之正月入學者四月卽視學考校何以游其志乎然則閒歲一禘無疑矣又高堂隆及通典亦有閒歲奇偶之說其說勝於諸家然言禘不言禘通典又以爲此虞夏殷之禮亦非也匡衡告謝毀廟云天子閒歲而

禘萬氏宗通典之說謂禘以午月殊不思時祭皆以孟

月

祥宗廟祭祀時月考

禘卽行于時祭則必在孟夏己月明堂位

言季夏六月禘祭以爲此天子之禮周之季夏夏正孟夏也凡謂禘行于午月者皆非也天子本無禘諸凡論禘之月者可不必辨其非矣諸侯大禘亦與天子同年月但其禮殺不得稱禘則其四時祭之名止有祠禴嘗烝而無禘禘嘗烝矣禘卽行于時祭故天子時祭之名可稱祠禴嘗烝亦可稱禘禘嘗烝王制祭義所謂春禘夏禘者非必在行禘之年也亦祠禴之通稱耳然究非正稱故諸書言四時之祭皆言祠禴嘗烝也禘之可考

者其詳蓋如此

四類四望考

四類四望之祭經典未詳然皆可考而知也周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類謂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氣為類者鄭注云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所望而祭者四類設壇之所鄭氏謂兆日于東郊月與風師于西郊司中司命于南郊雨師于北郊此不言星辰之兆雨師不從日而以風師從月南郊有司中司命而北郊止雨師其說未當案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樵燎祀司中司命觀

古風字師雨師是天神以日月星辰為尊日月尤尊于星辰則日月當特為一壇風師不當與月竝列也星為五

星從日為陽辰為二十八宿從月為陰詳星辰解南為陽位

星當兆于南郊北為陰位辰當兆于北郊此日月星辰為四類之主其兆各居正位司中司命列于南郊星壇

兩旁風師雨師列于北郊辰壇兩旁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當是天神非

星也鄭注以司中司命為文昌第五第四星以風師為箕雨師為畢然星名多始于甘石文昌之司中司命始因周禮而名之古未必然也三台亦有司中司命安必其為文昌箕畢雖好風雨而風雨豈盡箕畢所司且辰即二十八宿箕畢已在其中又何必別祀之乎箕如此畢既非風師雨師無妨以風師雨師與辰竝列矣如此

各得相稱風師雨師亦得以類相從矣司中主人之性

司命主人之形性屬陽形屬陰風為天地陽氣雨為天地陰氣則司中風師當位于東司命雨師當位于西也
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四望以五嶽為尊四瀆為卑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職方氏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恆山華嶽岱衡恆為五嶽會稽沂山醫無閭霍山為四鎮是四鎮與五嶽一類當次于五嶽而尊于四瀆也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然學記言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公羊以三望為泰山河海則四望當有海矣設壇之位四嶽各隨其方東岱西華南衡北恆中嶽當兆于北郊以乾南坤北天地之正位祭地示以北方為尊

也五帝兆于四郊中央黃帝當兆于南郊以火土相生又天神以南方為尊也義與此同黃帝炎帝當各為一壇謂同周以嶽山為中嶽詳五嶽考在雍州則其兆當居

恆山之西況地道尊右正得其宜也沂山為青州之鎮當兆于東會稽為揚州之鎮當兆于南霍山為冀州之鎮當兆于西醫無閭為幽州之鎮當兆于北各隨其方也史記引古文湯誥云東為江西為河南為淮北為濟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則當兆江于東北河于西兆淮于南兆濟于北亦各隨其方也海為百川之王尊于四瀆當別為一壇兆于東郊之南海以東南為大也鄉飲酒義云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是海當位于東矣

學記言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或委

河為原海為委觀此益知河當位于

西海當位于東矣

是祭海與祭河不同時蓋四瀆祭畢然後祭

海海當別位于一處可知矣中嶽尊于四嶽海尊于四瀆皆當別位中嶽位于西北海位于東南正自相對矣四嶽為四望之主其壇當居正中四鎮四瀆之壇列于兩旁各自相稱矣山高配天為陽水下就地為陰又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則南北郊之兆四鎮宜在西四瀆宜在東東西郊之兆四鎮宜在北四瀆宜在南也至于祭祀之時先儒皆未明言今考四類即是六宗六宗之說紛如聚訟惟鄭注尚書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說為長近全謝山并不取鄭說以為歲時日月星辰似乎該括

然歲之祭未見于經傳蓋歲者天之所生故古無太歲之祭也

舜典云肆類于上帝禋

于六宗此告祭類帝繼以禋宗則知郊天正祭後亦必

禋宗日月已配享于天

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故六宗但

自星辰以下而四類有日月者非郊天之時則日月當

與星辰同祭且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壇位于東西郊

自當在四類之中矣淮南子天文訓云涼風至則報地

德祀四郊涼風至在申月報地德當是北郊祭地

詳禘祭考

祀四郊當是四望夫四望為地之屬四類為天之屬祭

地而及四望則祭天而及四類可知四類之祭當在建

寅之月也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

免牲猶三望可知其每年郊天之後繼以三望也蓋魯
但僭祭天而未僭行四類魯雖僭禮亦有不盡僭者天子有四望魯但行三望未嘗
僭也其無四類可知故四類之祭絕不見于春秋經傳也故以三望擬四類而行于
郊後然則天子南郊後必行四類明矣此時類祭雖不
及日月然日月既得配于天又有春秋分大祭特祭與
南北郊相擬固自極其尊崇也朝日夕月亦當名爲類
此時但祭日月而不及星辰等神與孟春但祭星辰等
神而不及日月適當也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鄭注宗
當爲禋黨正云春秋祭禋天子禋祭四類四望所謂春
秋其孟春孟秋與至于徧祭日月星辰諸神則在夏正

孟冬月令云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鄭注云
天宗日月星也孔疏云六宗在類帝之後故無日月月
令無祭天之文則六宗自得日月賈逵以爲天宗日
月星鄭蓋用此說也然既曰天宗則六宗皆當在內盧
植以六宗爲月令祈年之天宗自是卓識但當增以日
月耳風師雨師最係年之豐凶祈年安得遺之乎四望
之祭既行于申月北郊之後又行于夏正孟冬月令季
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此山川通嶽瀆言之下云及帝
之大臣天之神祇可知此山川是嶽瀆也祀而曰畢是
以歲終畢之若周正歲終爲亥月是夏正孟冬也然則

周之四望又行于夏正孟冬明矣是月先祭四類次祭四望然後行蜡蠟之祭此歲終徧祀羣神之義也又午月大雩帝亦當祀四類四望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此山川亦通嶽瀆言之雩以求雨嶽瀆之出雲降雨爲最大也既祀四望亦必祀四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固祈雨之所宜祭者也左氏謂祭祭日月星辰詳祭考祭之義與雩通也雩及四類四望明矣王者歲祭天地有三故四類四望亦有三也日月歲止

三祭崔氏謂祭日月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于東祭月于西非也迎氣各祭其方之帝不必祭日月又崔氏不數大雩之祭而數南郊之主配日月不知此祭天而以日月配非祭日月也又謂大蜡時合祭日月日子壇

實柴月于坎瘞埋不知祈年天宗在大蜡前非大蜡時也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埋沈祭山林川澤祭月何得瘞埋乎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坎亦是壇祭必實柴非瘞于坎也日月合祭亦未必然祭之牲皆當用犢皇氏謂合祭用犢分祭用少牢非也四類亦可謂天神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鼓人以雷鼓鼓神祀此

天神兼五帝日月星辰等神言之下文祭地亦又別出祀四望此不別言故知其兼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可與地同圭則日月星辰亦可與天同樂矣四望亦可謂四方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此四方在山川之上次于天地當有嶽瀆之神非四方百物也大宗伯以

方百物在山川澤之下可知是四方小神曲禮四方在山川之上則非小神矣山川四方各有大小其大者

即四祭法云四坎壇祭四方也此四方亦當有四望凡
小祀不為壇四方祭以壇又與日月星辰寒暑等連言知
其非小祀矣壇而曰坎蓋先為坎而于坎中為壇如澤
中之方丘也四望為地之屬故為坎壇然亦四瀆則然
若嶽鎮之崇高不當為坎矣祭義云祭日于壇祭月于
坎亦以月為陰象恆有虧缺故為坎壇以祭之非有坎
而無壇也祭法云夜明祭月也此夜明當即是坎壇崔
氏以夜明為秋分之祭以坎為大蟠時之祭非也四望
服希冕司服有明文而四類之服不見然觀祀五帝服
大裘冕十二章鄭氏謂大裘冕無文非也詳冕服考日月與五帝同為昊

天之佐亦當服之魯語云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
采當是十二章大裘冕服少采當是九章裘冕月既降
于日則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又當降于月始服鷩
冕七章也四類尊于四望故四望服希冕三章也詳祭
等說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而四類之牲不見然
上文云陽祀用騂牲四類皆天神亦為陽祀則用騂牲
可知也圭璧祀日月星辰則司中等可知血祭祀五嶽
則四鎮四瀆亦可知矣其可考者有如此

求古錄禮說卷八

臨海誠齋金 鶚

夏禮尚文辨

夏禮尚文之說古所未有也其說始於董子春秋繁露
 三代改制質文篇云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
 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白虎通因之遂有正朔三而改
 文質再而復之說蓋謂虞質而夏文商質而周文也夫
 謂商質周文則誠然矣而謂夏文則不然明堂位云有
 虞氏服韍夏后氏山般火周龍章韍者祭服之蔽膝禹
 所宏致美者也

論語禹致美乎黻冕黻是衣之黼黻非蔽膝也然禹旣以祭服而致美則蔽膝

亦必致美矣然猶但繡以山而已至殷而增以火周更增以龍觀此可知四代之禮遞趨於文以夏商校之實夏質而商文也更廣證之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梘夏后氏以巖殷以楨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獻豆簋與俎豆皆祭器以禹致孝鬼神宐乎致其文矣乃璉僅有四未有六瑚八簋不以多品為文也俎但加以橫距未嘗如殷之曲其足周之更設下跗於兩端也豆但以木為之未嘗如殷之飾以玉周之加刻鳳羽也獻讀為沙周亦玉豆更刻為鳳羽娑然又如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夏后氏官百殷

二百周三百尤其顯然可見者也又以夏小正考之八

月玄校

傳云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祿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此但解祿為婦人未嫁之服其實玄色非婦人服也祿字今作緣非所校惟玄色之服可見其不尚華麗之

衣也四月取荼傳云以為君薦蔣也十二月納卯蒜傳

云納之君也可見其器用會物之樸素也禹之菲飲會

惡衣服于此可得其略矣

尚書大傳載禹貢異物北海有魚劍魚石出瑱擊閭又有魚刀等物不可信也又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

屋四阿此皆為明堂而重屋四阿始于殷則夏無重屋

四阿可知

夏之明堂亦必四注但無四阿耳鄭氏以四阿為四注非也詳四阿反坫考牆用

白盛

鄭注以屋灰墜牆也

其無彩畫可知詳考諸書未見夏之尚

文也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歎周之文盛而夏殷之不文可見也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此明以夏爲質也殷人本質而以夏校之則見其文是可知天地氣運漸趨於文明聖人因時而制宜非有意於尚質尚文也豈有一質一文相爲循環之理哉然則謂文質再而復夏與周皆尚文者真臆說也近時孫淵如宗其說引以解經鶚故不可以無辨

桀都安邑辨

書序云湯伐桀升自陬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僞孔傳桀都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孔疏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卽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今安邑有鳴條陌鶚案汲郡古文云帝癸卽桀也元年帝卽位居斟鄩十三年遷于河南考斟鄩夏同姓國卽漢北海郡平壽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濰縣東南五十里是桀之始都已不在安邑矣至遷于河南疑在今之河南府洛陽縣何以知之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考大華山在今同州府華陰縣南一十里正當河南府之西河水經其北又東經洛陽縣北又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成皋在今開封府汜

水縣地河濟二水正當河南府之東所謂左河濟右大
華也伊闕一名闕口卽闕塞也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傳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杜注闕塞洛陽

西南伊闕口也水經注伊水又北入伊闕管大禹疏以
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

北流故謂之伊闕
春秋之闕塞焉今考伊闕在洛陽西南三十里所謂

伊闕在其南也羊腸阪在大行山文選魏武帝苦寒行

北上大行山艱哉何魏魏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李

善注云呂氏春秋九山曰大行羊腸高誘注大行山在

河內野王縣北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晉陽太原北

又高誘注淮南子云羊腸阪是大行孟門之限然則阪

在大行山在晉陽也今考大行山綿亙千里其南則抵

彰德衛輝懷慶三府羊腸阪在其上河南府北界懷慶

大行山正當其北所謂羊腸在其北也再徵諸國語幽

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亾矣晉伊洛竭

而夏亾河竭而商亾韋昭注禹都陽城伊洛所近考水

經伊水過伊闕中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洛水東過洛

陽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伊洛竭而夏亾

則桀時事也桀都在洛陽可知韋注以禹都言蓋謂桀

之都禹故都也然禹都陽城陽城屬潁川郡今河南府

登封縣地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伊闕不在其南河濟

亦非在其左與史記不合汲郡古文禹元年居陽城

漢書

地理志注臣瓚云世本言禹都陽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可知竹書本作居陽城今本作居冀非是

而帝癸十三年則書遷于河南可知非陽城也不然何不言遷于陽城乎雖陽城在河之南亦可稱河南然非實錄矣竹書所紀諸帝都如大康仲康居斟鄩帝相居斟灌少康遷于原皆實紀其名豈于陽城而獨不然桀都河南河南蓋古之地名漢之河南縣今之河南府皆因其舊名非泛言大河以南也韋注未確而其地則甚近矣

竹書亦紀河洛竭而繫於十年在遷于河南之前則非矣蓋後人編輯之誤

國語又云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亾也回祿信于聆隧韋注聆隧

地名汲郡古文帝癸三十年聆隧災聆隧在河南可知也桀都在今河南洛陽甚明偽孔傳乃謂桀都安邑考安邑漢屬河東郡在河之北今山西解州屬縣河水經今蒲州府在安邑西是右河非左河且與河相遠也濟水發源在今懷慶府濟源縣懷慶西界絳州垣曲北界澤州鳳臺與安邑不相接至入河處在洛陽東北中隔懷慶府非在安邑之左也大華在安邑之南相去頗遠不得謂右大華也伊闕去安邑亦遠又中隔大河不得謂在其南也孔疏惟據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北謂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其三面皆置之不

論何其疎也至謂鳴條在安邑西今安邑見有鳴條陌
昆吾亭尤爲謬妄湯居南亳故城在今歸德府商邱縣
東南四十里安邑在其西北若桀都安邑湯自東往伐
之桀自西來拒湯當戰于安邑之東何乃戰于西乎孔
謂湯承禪代之後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從安邑西南
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桀西出拒湯故戰于安邑之西
此妄解升自陬之文傳會僞孔傳出其不意之說而豈
可論聖人之事哉聖人奉天伐暴師出以正必不歷險
迂路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如詭譎者之所爲也魏延
子午谷之計孔明猶不用而謂聖人爲之乎孟子言民

望湯師之至若大旱之望雲霓安有掩襲之事乎其不
合一也左氏昭公十八年傳云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注昆吾夏伯也
乙卯日與桀同誅商頌云韋顧旣伐昆吾夏桀鄭箋湯
先伐韋顧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汲郡古文云帝癸二
十八年商師取韋二十九年取顧三十年征昆吾三十
一年商自陬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
績此昆吾與桀同日亡之證考昆吾所居有二左氏昭
公十二年傳云楚子曰晉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杜注昆吾嘗居許地孔疏許旣南遷故云舊許是宅其

地此時屬衛哀公十七年傳云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
昆吾之觀杜注衛有觀在于昆吾氏之虛國語云史伯
對鄭桓公曰昆吾爲夏伯矣韋昭注祝融之孫陸終第
三子名樊爲己姓封于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
吾爲夏伯遷于舊許據韋氏注則夏桀時昆吾在許不
在衛漢書地理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今在河南許
州與安邑相去遠甚若桀都安邑昆吾何得與桀同日
亾乎孔謂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而亾臆說
無據其不合二也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臙
俘厥寶玉遂者繼事之辭必去此不遠乃可言遂三臙

周曹國也水經云濟水逕定陶縣故城南酈道元注縣
故三臙國也湯追桀伐三臙卽此周武王封弟叔振鐸
之邑也故曹國今曹州府地三臙亭在府屬定陶縣界
與安邑相去甚遠若戰在安邑之西豈得遂伐三臙其
不合三也惟桀都洛陽則無不合考鳴條卽舜所崩之
地孔疏載或說陳畱平邱縣有鳴條亭詳舜崩
鳴條考平邱故
城在今開封府陳畱縣西北九十里開封與河南接壤
河南在開封西平邱亦在開封府之西許州開開封河
南之間地皆相近湯自商邱西至許州伐昆吾昆吾敗
走依桀湯遂伐桀昆吾與桀東出拒湯湯克昆吾桀亦

敗奔陳畱是謂鳴條湯從之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桀敗績所謂昆吾夏桀同日亡也桀走定陶是謂三腹湯從之伐三腹定陶在陳畱之東其地相近所謂遂伐三腹也由洛陽至陳畱由陳畱至定陶皆自西而東一路蹤跡可見知昆吾敗走依桀者據汲郡古文商師征昆吾商自陟征夏邑昆吾若不依桀則克昆吾何以在自陟征夏邑之後又何以與桀同日亡乎然安知非昆吾來救桀以毛詩竹書皆言湯先伐昆吾後伐桀昆吾已被伐何能救桀乎知湯伐桀非即戰于鳴條者以鳴條非桀之都史記言桀敗走鳴條知之也自偽孔傳謂桀都在安邑致使成湯伐桀之事迹不明于後世而又厚誣聖人以詭詐之行是可憾也惟升陟不可考太平寰宇記云堯山在河東縣二十八里即雷首

山亦即陟山湯伐桀升自陟即此也此亦本偽傳桀都安邑之說未可信也

冕服考

冕服之制說者多謬尙書皋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伏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又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案此說最謬

山龍藻火皆明是二物安得混爲一物華蟲本五色之
身何獨以爲黃繪是會五采說文云繪會五采繡也何獨以爲黑
藻是水草本青色說文作璪云玉飾如水藻文亦未嘗
言其赤乃以璪爲赤色何也山龍華蟲等皆有其物而
作繪一色獨無其物乃與四者竝列此何說邪作繪明
與絺繡相對乃絺繡不與粉米黼黻竝數而作繪卻與
山龍華蟲等竝數此又何說邪日月星辰與山龍華蟲
等連敘上承觀象下注作服乃去日月星辰不用而斷
自山龍以下則日月星辰四字豈其爲衍文乎山龍次
於日月星辰之下華蟲之上本自尊也乃移置璪火之

下倒亂甚矣山有配天之隆

左傳云山龍則配天

龍爲鱗蟲之長

皆爲君象非天子上公不得服也而謂大夫士皆得服

之有是理乎五等諸侯與天子大夫爲差每合而爲一

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是也

諸侯自爲差

則分而爲三

如周官所言公九侯伯七子男五諸制度是也

未有諸侯與子男

分爲二等者也五服五章與五刑五用對舉是天子所

以命德討罪者也則五服當在天子之下今乃并天子

數之與經文不合矣易繫辭言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

乾坤不特玄衣纁裳象天地之色亦以衣裳各六章象

乾坤各六爻也若衣有山龍以下五章而裳悉無之則

與衣不稱矣天子至士衣裳皆宜有別乃衣有五等之
差而裳同用粉米黼黻何其無別乎然則伏生之說謬
妄甚矣鄭君注周官司服引此經謂古天子冕服十二
章舜欲觀焉孔冲遠推鄭意謂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
龍也華蟲也六者繪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
也黻也六者繡於裳此說得之近孫淵如申伏而駁鄭
皆牽強之說如引爾雅華皇也說文黼沃黑色玉篇沃
作淺
嬀女黑色以證華蟲為黃作繪為黑然皇非黃也黼嬀
非繪也又謂據經上云五服五章下云五采五色大傳
以五色分為五章與經文合不知五服五章諸侯以下

之服也五采五色天子之服也經文上下之義不同安
得混而一之乎又引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
人維王之常以為下士亦服袞龍之證不知節服氏
掌王之旌節與冕服祭祀朝覲袞冕郊祀裘冕王之服
也大常王之節也此文當於袞冕絕句若以袞冕連下
六人讀之而謂節服氏自服袞冕無論下士不當有此
服亦豈有身服袞冕而維大常以奔走於道路者乎龍
袞為天子之服下士即得服冕斷無有服龍袞之理也
又引大戴禮五帝德稱帝嚳帝堯服黃黼黻衣言天子
有華蟲獨得服黃不知衣者衣裳之通稱裳字从衣是
裳可稱衣也

黃黼黻衣蓋以裳言之黃質而刺以黼黻也

黼黻是白黑與黑青

相配之色非黃也且玄衣黃裳象天地故知指裳言

衣裳之制始于黃帝但黃帝

時衣有文而裳文不備至帝嚳帝堯裳始備有黼黻故

特言之

衣有文而裳文不備蓋略其在下者有虞氏衣裳十二章而黻猶無文亦以在下略之夏后氏

山殷火周龍章遞趨於文蓋與此同

若以黃黼黻衣為華蟲則記文明言

黼黻未嘗言華蟲也

大戴禮此文上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此黼黻不言黃下又別出

裳字是以衣言之可知帝嚳帝堯黃黼黻衣言黃而不別言裳者必以裳言之也黃帝時衣有黼黻裳則有

黼而無黻也

史記五帝本紀稱堯黃收純衣純即緇字但聞

緇衣未聞黃衣也又引說文繪字黻字解兩引山龍華

蟲不引日月星辰謂古文亦不以日月星辰為衣飾又

謂徧考周禮禮記左傳管子之文但有日月星辰畫旂

章之說不知說文但言山龍華蟲者舉其文之著者言

之也衣六章山龍為多

禮器疏云夏殷衣有日月星辰今云龍衮者舉多文為首耳

而龍尤煥裳六章黼黻為多而黼尤煥爾雅云黼黻彰

也廣雅云山龍彰也此舉其文之多者也禮器云天子

龍衮此舉其文之尤煥者也華蟲次于山龍故說文并

舉之火次于黼黻故左傳

桓公二年

言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然則衣之文山龍華蟲為著裳之文火與黼黻為著衣

裳各三章亦自相稱也日月星雖尊而其文不著故說

文不及他書亦不及此日月星辰畫於衣尚書已有明

文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若無日月星辰何以象天乎書疏引此記文謂據此衮冕之服亦畫日月不言星辰者省文也孫氏謂衣玄質卽象天不必有日月星辰然凡祭服皆玄衣又下達於士豈皆可謂象天乎云被衮象天可知象天惟衮衣餘衣則否也若謂玄色象天則凡衣皆然何必言被衮也蓋惟天子有十二章之衮衣有九章之衮衣享先王衮冕九章之衮也無日月星辰義不取乎象天也祭昊天服大裘而冕十二章之衮也有日月星辰義必取乎象天也但言象天而日月星辰在其中矣然則以日月星辰畫衣爲無據者非也孫氏又引大戴禮孟子注史記

諸書謂衣亦刺黼黻刺繡之事以紈葛之精細者爲質布畫山龍等五章于上而以黼黻之文刺于五章空隙之處復分畫爲界絨俾五色不能相亂故謂之黼視其文如聚米也今案大戴禮云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證以終南詩稱秦襄公黻衣繡裳皆衣裳對舉則黼黻固有在衣者矣但衣之黼黻與裳之黼黻異祭義云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朱綠玄黃謂染絲爲五色也以爲黼黻文章謂織爲白黑之黼黑青之黻青赤之文赤白之章乃製爲冕服之衣也月令染采有黼黻文章又一證也染絲而織爲帛禹貢所謂織文玉藻所

謂織也士不衣織者士不得服冕故不衣也士爵弁服
染帛為之然則冕服之衣當用染絲而後織帛也竊疑
非織也衣備黼黻文章裳但有黼黻衣之黼黻文章用織裳之
黼黻用繡衣之黼黻文章不在六章之內裳之黼黻則
在六章之內衣之黼黻但以黑白青黑二色相配不象
物形故不入章數裳之黼為斧形黻為兩己相背形故
入章數此其異也畫績襍色有五行相生者有五行相
克者考工記所言青與白相次此五行相克者也所言
青與赤謂之文此五行相生者也古聖人體天地之心
設色必貴五行相生而衣服所以章身尤重于他物故

衣裳用玄纁既取五行之相生詳間而織為以黼黻文
章亦取五行之相生也黼黻文章當列於四旁月中有日
章故以象四時四方文在左章在上黼在右黻在下左
旋相生之次也五色獨缺黃象土無正位而華蟲居六
章之中間黃色最多本大傳華蟲為黃之說象土位中央其色黃
也日月星當在上山在下華蟲在中升龍在華蟲之上
降龍在華蟲之下屈曲旋繞是六章以華蟲為中也
日赤色月星白山龍青華蟲備五色黑色最少以玄衣
之質多黑也推之裳六章火當在上粉米與藻在下宗
彝在中黻在宗彝之左黼在右火赤色粉米與宗彝皆
白藻青黼黑白黻青黑獨無黃色以纁裳之質多黃也
雖多黃色而五色咸備象土之分旺四時也既備五采
雖繪亦可謂之繡說文繪會五采繡也繡本刺于裳者
然繡備五采繪亦備五采故繪亦通

謂之考工記言畫績之事於黼黻文章之下繼云五采

備謂之繡固是泛說即指冕服華蟲言亦可記文明言畫績之事

可知五采備謂之繡非言刺繡也刺繡蓋掌于縫人或女工為之非畫工所可兼也黼黻文章繡

五者各居一處各有其名此對文則別也若黻文則通

五者皆可謂之繡亦皆可謂文謂章謂黼謂黻即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等亦皆可以五者通稱之詩唐風云素

衣朱襹次章素衣朱繡爾雅云黼領謂之襹是黼可謂

繡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繡刺黼文以為襹領非也

裳刺以法陰陽領在衣上不當用刺也毛傳云襹領也

亦重文繡觀毛傳以黼釋繡自明衣緣用朱領用黑白襹

織而為之也荀子正論篇云天子則服五采襹閒色重文繡

閒色謂黼黻文章各以二色相襹文繡謂日月以下十

二章物相襹故曰文本易繫辭傳備五采故曰繡衣裳皆有

之故曰重夏本紀云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

繡服色是以十二章為文繡也左傳云火龍黼黻昭其

文也是十二章統謂之文也而孟子以文繡為美衣則

黼黻文章亦通謂之文繡也禮運云五色六章十二衣

考工記云襹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又章與彰通爾雅

訓黼黻為彰是皆可謂之章也爾雅云衮黻也詩言黻

衣繡裳猶言衮衣繡裳論語言禹致美乎黻冕猶言衮

冕鄭注論語云黻是祭服之衣是也邢疏既引鄭注又解黻為蔽膝誤矣蔽膝在下豈可加於冕乎且黻與修會辨之是舉衣上六章之物以及黼黻文章通謂

之黻也大雅云常服黼冔黼冔猶言黼冕是又通謂之黼也若舉二字言之或曰黼黻如大戴禮所云或曰文

章如論語所云或曰黼黻文繡郊特牲云黼黻文繡之美以黼黻該

四旁閒色以文繡統中央章物皆散文則通之例也孫

氏謂衣亦用刺繡既昧于陰陽之義周官司服疏云衣是陽畫亦輕浮裳

是陰刺亦深沈此說最精又泥于大戴禮黼黻衣而謂衣但繡黼黻

不知猶有文章且謂刺于五章空隙之處顯與考工記

不合至孟子稱舜被衿衣說文以衿為玄衣士冠禮兄弟畢衿玄

衿與衲通淮南子尸祝衲衿又通軫今月令曰棗軫路軫路即玄路是衿為玄也是也玄衣有

畫文趙岐注訓衿為畫義亦可通而以被畫衣為黼黻

絺繡此趙注之誤未可據也五帝本紀云賜舜絺衣絺

衣蓋即周之絺冕服也絺冕三章孤卿服之此周制也

其上有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其下有大夫一章

而皋陶謨言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

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王制孔疏推鄭意謂天子十二

章公九章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三偽孔傳則謂天子諸

侯卿大夫士之服二說皆非五服當在天子之下虞制

蓋與周制同舜此時未為帝亦未為相故賜以絺冕之

衣也天子諸侯之冕服未有絺繡於衣者也孟子言舜被衿衣此在爲天子時與史記絺衣不同孫氏以絺衣爲衿衣誤矣且讀絺爲絺裕之絺而謂刺繡以絺爲質不知舜時蠶事之興已久冕服最貴豈可不以絲爲之況絺裕爲當暑之服非四時之常服也尙書本文以絺對作則絺非絺裕甚明矣白虎通云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絺裕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孫氏據此因謂刺繡於絺然禮運言上古未有麻絲衣鳥獸羽皮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是古聖人始制衣服卽以布帛爲之未聞但取絺裕以蔽形白虎通之言未足據也孫

氏又謂夏本紀以文繡二字釋山龍至絺繡文亦畫也文足以該山龍已下五章之畫繡足以該粉米已下繡文不知文之本義非畫績也文爲物之交錯而有炎采易言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又以天文與地理對言又言虎豹之文炳蔚此文之本義不可訓爲畫也且日月星辰正是天文文莫大于是而謂夏本紀所言文繡自山龍以下而日月星辰不與焉必不然矣是則孫氏所以申伏駁鄭者皆爲曲說而大傳之言必不可從也然鄭君注司服謂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止九章則其說亦謬案周官經文王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夫衮冕九章公之服也公自衮冕而下如王服則王之服必有加于九章之衮冕而爲十二章可知大裘之冕其服必十二章也王與公侯伯子男差等王皆十二公皆九侯伯皆七子男皆五如王執鎮圭尺有二寸公桓圭九寸侯信圭伯躬圭皆七寸子穀璧男蒲璧皆五寸王建大常十有二旂公旂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此類不可枚舉然則公服九章天子必服十二章以爲尊卑之別若同服九章是尊卑無別也郊特牲言王被衮以象天明有日月星辰是周天子服

十二章之確證鄭君乃以此爲魯禮豈周天子不服十二章而魯侯反得服十二章邪且經文明言王何得指爲魯乎凡經言王而鄭注指爲魯者皆大謬之說也江慎修謂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於胡底乎此說亦不然周禮尙文夫子稱其郁郁則監二代而損益者大抵損質而益文也況冕服尤重文章夏禹不尙文猶且致美而以尙文之周王乃反損十二章而爲九章此必無之事也且卽損前代之文亦空上下皆損乃天子獨自損之而公侯伯子男皆不損有是禮乎鄭志又謂大裘

上有玄衣與裘同色其服無章

司裘疏引此

其意謂祭天尚

質也然祭天固有尚質之事

如器用陶匏席用橐而旂

常冕服則致其文郊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又云旂

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則服必十有二章可知乃謂

其服無章下同於士之爵弁服以至尊行大祭而服等

于至卑不亦慎乎冕藻旣極其華而服則無文抑何衣

冠之不稱乎而鄭謂大裘之冕無旒則又與郊特牲冕

璪十二旒之說顯相刺謬矣或疑大裘不言衮似乎無

文不知經文每有互見之法大裘不言衮其餘冕服不

言裘互文錯見也

本戴東原說

大裘用黑羔皮與朝服之羔

裘同然其制特大又為天子諸侯之祭服卿大夫自祭

家廟不得服之

卿大夫自祭用冠弁服則其裘即朝服裘也

故名之為大裘

玉藻云大裘不裼可知為祭服也又云惟君有黼裘以

誓省大裘非古也誓省輕於祭故服黼裘而不服大裘

然黼裘亦非人臣所得服則大裘之尊更可知六冕之

服同用大裘無疑矣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其王祀天

之服似大裘非凡祭所概用然其下文別無他祭之裘

但言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良裘即黼裘功裘即朝服之裘並非人君祭服之裘是

則大裘不專祀天而云祀天者舉其重以概其餘也司

服言祀天服大裘而其餘不言亦猶是也享先王用衮
冕而祀天尊于先王其服衮不言可知或者泥其文遂
謂大裘之上無衮衣不亦惑乎凡裘之外有上服上服即衮
衣鷲衣之類玉藻言大裘不裼則裘外有裼衣可知又
言尸襲尸服卒者之上服祭者與尸服同則裼衣之外
有上服亦可知矣又鄭注考工記黼黻文章謂此言刺繡采所
用繡以為裳毛詩孔疏因謂黼黻在裳黻衣繡裳疏黻
皆在裳言黻衣
者衣大名又玄衮及黼箋黼黻謂絺
衣也疏云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江慎修因謂黻
冕是舉後一章以該他章然衮冕鷲冕毳冕皆舉其首
章以該其餘於理為順若舉後一章以該他章則不順
矣徧考經典無此體例是知鄭孔之說非也惟衣有黼

黻故有黼冕黻冕之稱衣在上體與冠相近古人衣必
與冠同色詳閒
色說以衣與冠一類也裳與屨同色則與冠
不類也若舉裳之一章與冕連文竝稱是亂其例也以
衣為衣裳總名而解黻為祭服之衣可也必指黻為裳
之一章謂舉最後一章以該餘章不可也以衣為大名
而言黻冕猶
言衣冠也以黻為裳之一章而言
黻冕猶言裳冠矣經典無此語又案禮器云禮有以
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龍衮
言衣非言裳則黼黻亦皆言衣可知孤卿希冕裳有黼
黻孤卿亦大夫若謂黼黻在裳則不得言諸侯黼大夫
黻矣經意言尊者文多卑者文少以次遞降是則諸侯

黼大夫黻者諸侯備有黼大夫有黻而無黼也竊謂
黼黻文章黼重於黻文重於章天子諸侯皆有黼黻文
章分列衣之四旁大夫但有黻與章服希冕者刺粉米
於中鄭注司服希冕云希讀為絺或作蒞字之誤也希
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賈疏云衣是陽應
畫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
故得希名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而章在左黻
在右服玄冕者裳刺黻為一章衣亦有黻王制疏有孤
之國孤絺冕
卿大夫玄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玄冕
禮器所謂大夫則統孤卿大夫而稱之也衣裳既相稱
而黻為黑青相配與玄衣之色相似玄為黑而微
青詳閒色說其文
不著足見位益卑則文益少也士玄衣纁裳則衣裳皆
全無文矣左昭二十五年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

色九文謂山龍華蟲以下九章六采謂天地四方之色
五章謂文章黼黻繡本杜注但杜解九文分華
蟲為二不及宗彝失之此子產
之言明侯國之禮故有九文而無十二章九文之外又
有五章其指文章黼黻繡無疑亦可見黼黻之在衣也
諸侯有九文五章似亦得稱龍衮然五等諸侯惟上公
得服衮冕天下罕有猶且但有降龍無升龍本觀
禮注又無
日月星辰不如天子之備而黼黻等五章不減於天子
故曰天子龍衮諸侯黼天子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六章而龍為最著諸侯衣有黼黻文章繡五章而黼為
最尊黼在右衣尚右手故以黼為尊祭義月令皆先言
黼黻後言文章可知黼為尊也大戴禮言黃帝黼

黻衣舉其重者言之耳考工記先言文章者順四時之序又一義也故各舉其一以該其餘也大夫有黻與章以黻為重又玄冕但有黻無章故曰大夫黻也左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所謂大夫黻也此黻冕與論語禹之黻冕乃袞冕之通稱此則大夫之正服也致美黻冕不同禹孔疏引論語黻冕解之且以黻為蔽膝誤矣詩小雅云玄袞及黼此言天子賜來朝諸侯黼冕之服所謂諸侯黼也毛傳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未嘗言黼在裳又未嘗言袞黼非一衣也鄭箋黼謂絺衣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孔疏因謂黼刺之於裳又謂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君子來朝非獨上公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不知詩之意願諸侯有功德可知進之為牧伯爵同上公因賜袞冕之服觀下章福祿申之天子命之等語可知非謂諸侯不一等所賜非一也玄袞及黼者謂衣之中畫龍

其旁又有黼黻文章也而言黼不言黻可為諸侯黼之證孔冲遠但知黼黻在裳故謂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是夏殷禮不知經文凡不明言夏殷者皆周禮也下文云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注云朱綠似夏殷禮周禮天子五采藻孔疏又謂周家旒數隨命數士但爵弁無旒不知此亦周禮也蓋大夫士有王朝侯國之異王朝之大夫此大夫通卿而言與諸侯略等士與諸侯之大夫略等然則王朝之士得服冕也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此侯國之大夫士也玄衣纁裳是爵弁侯國士不得服冕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王朝之大夫士也說苑脩文篇云士

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與禮器異蓋指王朝之
大夫士言也王朝大夫或服毳冕或服希冕士玄冕故曰士黻大夫黼上大夫為孤
卿六命與侯伯等而服毳冕其冕七旒下大夫四命與
子男等而服希冕其冕五旒上士三命與大國之卿等
而服玄冕其冕三旒三公八命服鷩冕故卿服毳冕大夫希冕孔冲遠王制疏謂三公服毳冕非也外諸侯則皆九旒以遠王得伸也其玉各依命數
辨等威也三公與外諸侯之上公略相等雖服鷩冕而
有九旒所以尊之也夏官弁師云諸侯之纁旒九就九
就即九旒此與禮器適合而鄭注謂侯當為公字之誤
也失之矣五采纁但言朱綠以此二采下達於大夫士

猶黼黻文章繡五者皆備而黻下達於大夫士所以天
子衮冕亦稱黻冕也然則禮器所言非夏殷之禮明矣
孫淵如謂夏禮非殷禮以夏尚文與周同據春秋繁露
夏文商質之說不知夏禮實不尚文董子之言未足據
也詳夏禮尚文辨又謂此為尊者降等之服其祭服自各有山
龍又引春秋繁露度制篇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
之說謂此為燕居之服不知衣服之制各有等差即祭
服亦豈不為尊者降等乎禮器所言正是祭服鄭注亦云此祭
冕若燕居則天子諸侯皆服玄端玉藻有明文也董子
此言亦未可據又謂此龍衮是玄衣山龍大傳之士服

也天子服士服史記稱帝嚳其服也士是也不知帝嚳之服士服特在燕居之時若朝祭之服下與士同尊卑無別雖皇古亦不至此龍衮是天子極盛之服惟大朝大祭用之而謂卽士服可乎孫氏之說謬亦甚矣

棺槨考

五禮莫重于喪棺槨尤送外之大事不可以不考也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云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

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鄭注引檀弓天子棺制因云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槨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孔疏天子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上公合厚二尺一寸案此二節注疏皆誤天子棺四重水兕革棺爲弟一重槨爲梓棺是弟二重梓爲屬棺是弟三重又爲大棺是弟四重四重卽四物故曰四者皆周也若以水兕爲二物孔疏水兕二物四重凡五物也而以上公去水牛爲三重是天子之棺五重矣凡言君者統五等諸侯而言未有獨去上公而稱侯伯子男者也周官五等諸侯多以命數分

為三等

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車旗服物皆依命數別為三等

初不以諸公諸

侯分二等也

周官亦有不分三等而統稱諸侯者如掌次司裘所言是也

惟公羊隱

五年傳云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以諸公諸侯分二

等然降至大夫與士混同二佾殊非禮制當以左氏諸

侯六大夫四士二之說為確至禮記一書多以天子諸

侯大夫為差五等統稱諸侯亦不以諸公諸侯分二等

也禮器云天子五重八翼諸侯三重六翼彼言抗木與

茵之重數

抗木在棺上所以禦土茵在棺下所以安神如生時坐有茵褥也

此言棺之

重數其事同類則諸侯之棺不當與諸公有異矣喪大

記言君者最多皆不分別諸公諸侯

如君裏棺用朱綠君蓋用漆三衽三

束君殯用輶櫬至于上畢塗屋之類

此何以獨別之乎君無革棺而有棨

與屬棺大棺是諸侯三重也今言上公去水牛餘兕柅

屬大棺為三重其說不可通蓋自天子遞降以至于士

皆減一棺而水兕革棺被之則二革合為一棺矣豈可

以水牛為一棺乎鄭所以為是說者以士止有大棺可

言不重不可言一重故謂天子五物為四重增入諸公

三重強作去水存兕之解降殺至于士乃可言不重也

不知凡言重者皆以一物為一重如天子之席五重謂

莞藻次熊蒲周官所謂五席未嘗有六席也

孔疏謂五重六席三

重四席再三重四席非也

楚辭云君之門以九重王逸注謂關門遠

郊門近郊門城門皋門雉門應門路門寢門說固未當

詳天子城方九里考亦可見九重止九門無十門也歷家言天有

水二金三日四火五木六土七恆星入宗動九亦止九天也禮器言大夫席再重而

不言士之席以士只一席不可言重故略之可知再重

只二席非三席也鄉飲酒之賓士也公會之賓大夫也

鄉飲酒賓席不言加而公會賓席言加又可見大夫再

重只二席也若是三席則士當有二席亦可言加矣又

鄉飲酒禮言公三重大夫再重此公字為孤之通稱公

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辭加席無諸公則大夫辭加

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蓋公三重者其席只有三去一席

則二席大夫去加席則一席降于公也無諸公則大夫

得伸其尊不當只用一席同于士而無別故不去加席

也公言去一席而大夫言去加席亦可知大夫再重只

二席也此皆每一物為一重之證也凡兩物積累方可

言重若只一物則不可言一重故再重之下即曰不重

而無一重之文周官掌次云凡瘞王則張帟三重諸侯

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其明證也鄭不明重字之義而謂

再重之下有一重又謂一重二物再重三物三重四物

四重五物因而別出諸公於諸侯之上皆失其實矣水

兕革皆不甚厚必合二革乃厚三寸分之則各厚寸半

也如鄭說則當言其厚六寸且水兕之革又安得各有
三寸之厚乎革棺三寸則裨棺當五寸屬棺當七寸大
棺當九寸皆奇數諸侯裨棺四寸屬棺六寸大棺八寸
皆偶數大夫士亦皆偶君陽而臣陰之義也檀弓疏謂
天子大棺等皆與諸侯大夫同則上下無別而與革棺
三寸亦非等差矣孔疏既作此解後又引或說謂天子
大棺九寸別具一義殊不知或說為
長天子棺四重合厚二尺四寸孔依鄭義亦謂合厚二
尺四寸名同而實異也又檀弓疏言四重之棺上下四
方悉周币惟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然此經云
衣周於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數周字皆當

一例則椁上下亦宜有底蓋矣莊子列禦寇篇云吾以
天地為棺椁椁象天地亦可見其有底蓋也桓司馬為
石椁三年不成孔子謂死不如速朽椁若無底蓋又何
必以石為之又何有不如速朽之說乎左成二年傳云
椁有四阿杜注四注椁也此王禮鄭注以阿為棟謂四
角設棟不知阿不可
訓棟棟在屋正中不在四角
椁之四角亦非可設棟也蓋天子之屋四隅高起謂
之四阿杜以為四注亦未
精詳四阿反坵考椁象之若椁上無蓋何以有
四阿乎喪大記云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甒
司几筵云柏席用萑鄭讀柏為椁謂椁席藏中神坐之
席也諸侯棺椁閒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

純據此椁內寬大可知然則茵之三重五重皆在椁內
椁非必無底也抗木抗席當在椁上椁非必無蓋也孔
謂椁不如棺之周其亦誤矣檀弓又云柏椁以端長六
尺鄭注云以端題湊也孔疏云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
竝葺材頭也每段長六尺此說亦非端者木之頭也木
以末爲尾以根爲頭朱子謂草木倒生頭反在下是以根爲頭也根最堅勁
故棺椁以木根爲之莊子人間世云俯而視其大根則
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椁此其證也如鄭說則端字下當
增其文矣古之棺椁疑皆用八片合成天子之椁之材
更大每面二片每片皆廣六尺廣亦長也長廣義同若椁身之長必不止六尺

也蓋人長八尺棺之容戶尙有空餘之處是棺之長且
不止八尺矣况椁又大于棺乎若每段截斷其長六尺
湊合而成椁身之長則椁不固矣且木之大者難得長
者易有何必截爲六尺乎六尺之長旣非椁身則爲廣
六尺可知矣每面若止一片六尺則太狹若三片則有
一丈八尺又太廣矣故知每面二片各六尺也棺之制
亦當八片合成可知矣合之得一丈二尺蓋天子棺四重其厚二
尺四寸兩翬合得四尺八寸棺中容大斂衣百二十稱
小斂衣十九稱其廣約當有二尺二寸合之凡廣七尺
椁厚一尺鄭云椁方蓋一尺以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推之天子大棺厚九寸則椁厚當一尺方猶厚也
兩翬合得二尺棺椁閒容一席廣三尺生人席廣三尺三寸有奇
此神席稍殺別幽明也統計之凡一丈二尺也由此推之大棺廣
七尺厚九寸廣七尺皆合奇數每片三尺五寸屬棺廣五尺二寸每

片二尺六寸裨棺廣三尺八寸每片一尺九寸革棺廣
二尺八寸每面一片皆可得知矣以此降殺諸侯棺
三重合厚一尺八寸兩旁合得三尺六寸棺中容大斂
衣百稱小斂衣十九稱其廣蓋亦二尺二寸合之凡五
尺八寸是為大棺之廣每片廣二尺九寸 椁厚九寸兩旁合得
一尺八寸棺椁間容一椁廣二尺四寸郭璞注爾雅釋
樂云椁方二尺
四統計之凡一丈為椁之廣椁每片廣五尺大夫棺再
重合厚一尺兩旁合得二尺棺中容大斂衣五十稱小
斂衣十九稱當廣二尺合之凡四尺是為大棺之廣每
片
廣二 椁厚七寸兩旁合得一尺四寸棺椁間容一壺廣

蓋一尺八寸壺容一石大于甒一倍甒徑一尺二寸則
壺徑當有一尺八寸且天子棺椁間容三
尺諸侯容二尺四寸士容一尺二寸皆降 統計之凡七
尺二寸為椁之廣每片廣三尺六寸士棺厚六寸兩旁
合得一尺二寸中容大斂衣三十稱小斂衣十九稱亦
當廣二尺合之凡三尺二寸為棺之廣每片廣一尺六寸 椁厚
七寸兩旁合得一尺四寸棺椁間容一甒廣一尺二寸
聶崇義三禮圖甒腹橫
徑一尺二寸容五斗 統計之凡五尺八寸為椁之廣
每片廣二尺九寸莊子人間世云七圍八圍貴人之家
求禪傍者斬之禪傍謂棺貴人稱家當是大夫七圍六
尺三寸徑二尺一寸八圍七尺二寸徑二尺四寸詳棟
梁解

兩旁削去樹皮恰得二尺此大夫棺木每片廣二尺之一證而天子諸侯與士皆可類推矣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此庶人之棺槨也棺厚四寸兩旁合得八寸棺中所容衣衾不多其數無考當廣一尺八寸凡二尺六寸爲棺之廣槨厚五寸兩旁合得一尺棺槨間當容六寸統計之凡四尺二寸爲槨之廣每片廣二尺一寸亦可推而得矣所可疑者孟子云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趙岐注中古周公制禮時也然檀弓喪大記所言明是周禮與孟子不合豈孟子非與竊謂中古非周公之時當在唐

虞之世上古則黃帝時也易繫辭傳言黃帝取諸乾坤而制衣裳下言後世聖人取諸大過而爲棺槨聖人卽黃帝也劉向趙咨皆言棺槨之作自黃帝始其說得之舜典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之文又言修五禮論語言堯煥乎有文章則棺槨不應無度可知中古棺槨之制在唐虞時矣若中古指周公時豈自殷以前棺槨皆無度邪且有中古則有下古周公若爲中古則下古爲何時乎孟子蓋以黃帝爲上古唐虞爲中古周公爲下古也自唐虞至于殷棺槨皆貴賤無別蓋以喪事從厚令人子皆得盡其心故不分別貴賤猶三年之喪上下通行也至周尙文增以牆翬

之飾貴賤乃有差等貴者棺有數重固厚于古第降至

庶人棺僅四寸與墨子三寸之棺相近墨子云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

棺三寸足以朽體又莊子云墨子桐棺三寸而無槨孟子荅充虞木若以美之

問意主於厚故引古制之厚下達於庶人者以告之也

趙氏以為周制朱子從之誤矣趙氏之意或以檀弓喪大記所言為春秋之制

也然喪大記多釋儀禮士喪禮既夕禮等篇明非春秋制矣且夫子宰中都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自以衰世多變禮故用周公之制以正之檀弓一篇所言棺槨多送外大事聖人豈肯從俗哉

合於禮然亦有可疑者如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周

鄭注火熟曰塋燒土治以周于棺也或謂之土周孔疏塋土為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也案今人用甌作墓四周于棺或謂之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翼周人以殷人之槨即塋周也

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

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此恐不然自黃帝創為宮室上棟

下宇皆以木為之殤者有棺槨猶生者有宮室其制亦

始于黃帝則黃帝時已用木為棺槨故倉頡造字棺槨

皆从木旁也說文棺槨皆从木易繫辭傳言棺槨取諸大過大

過上兌下巽巽為木猶宮室取諸大壯大壯上震下乾

震亦為木也宮室木在天上自地以上皆天本張湛列子注故

其卦象木在天上棺槨木在地下故木在下卦中四爻

皆奇象棺槨之形初上二爻皆偶其畫中斷象坎土

之形卦爻辭又取象于棟中四爻陳之象亦可知棺槨猶之宮

室也然則棺槨之必以木始于上古制器尙象其義明矣十三卦取象凡言木器者其卦必有木如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取諸益益上巽下震皆木也斲木爲杵掘地爲臼取諸小過卦上震下艮震木也若以瓦爲棺最易損壞雖曰有虞氏尙陶亦豈無木器會謂送外大事人子欲無使土侵膚者在太聖人反忽此與又況僅有瓦棺而無槨一旦毀壞骨卽入土聖人之心能安之乎夏后氏雖有塋周而無木槨且仍用瓦棺棺一毀骨卽寒矣塋周亦以土爲之土侵骨則大禹致孝乎鬼神寧反昧此夏后氏用明器以象生時所用第稍殊耳如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亦必以木爲之豈棺槨象生時宮室反不用木而全用瓦與宮

室不類乎必不然矣後漢書趙咨傳云虞夏棺槨或瓦或木亦非也周人葬塋亦當用棺槨但不重而又小以殺於成人而已曾子問云下塋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是不用棺而但爲土槨葬於墓則亦用棺下言下塋用棺衣棺自史佚始是也此棺必以木爲之非瓦棺也但言下塋土周則中塋必不用塋周而有棺槨矣中塋年十五者已入大學外不葬以棺槨抑何忍與始未可信也

釋民

民之爲言萌也萌者草木之初生也

說文萌草芽也萌與蒙聲

相轉易序卦云屯者物之始生也

說文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

中貫一

地也尾曲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野處耕夫愚蒙無知

故有萌之稱古者謂民曰萌戰國策施及萌隸漢書霍去病傳及厥眾萌楊雄傳遐萌爲之不安後漢書宦者傳皆剝割萌黎鹽鐵論三代之盛無亂萌列女傳郭外萌皆可證也韻會引說文云民眾萌也萌而無識也得其解矣

今本作眾氓又無下五字大繆

然則民之本義當屬農人其工商等皆稱爲民者乃通稱非正稱也工商皆有智計非萌而無識者不得稱民明矣士之未仕者本亦不謂之民而國語以士農工商爲四民是士亦通稱爲民工商

之稱民亦猶是也中庸云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遠人中兼有商賈別庶民於工商其專爲農民可知下文以時使薄斂爲勸庶民之事明是農民大戴禮王言篇士信民敦工璞商慤亦別民於工商民之爲農尤明說文云農耕也不訓爲耕夫而但訓爲耕可知農之本義非力田之人也以耕田之人而謂之農猶以執兵之人而謂之兵也故孟子多言農夫毛詩亦言農夫農人諸書有單言農者省文耳農旣非力田之人又可知力田之人當專稱爲民矣民又無位之稱工商等與農人同其微賤故亦通稱爲民若其正稱則當曰庶人

民對言無位曰民有位曰人詩云宐人者貴賤之通稱

天子曰一人一則至尊也億兆曰庶人庶則至賤也凡

在官之府史胥徒以及工商農人皆稱庶人禮記所言

庶人甚多皆統而稱之也孟子謂士之未仕者亦曰庶人以其無位故也然其實當

稱爲士行禮當從民又謂之氓氓與萌聲相近也說文

也孟子記許行陳相皆治農事而曰願爲氓亦可知民

專屬農矣周官遂人毗字凡七遂大夫一旅師一毗字

本皆作氓詩衛風正義白帖廿二廿三所引周禮皆作

氓今作毗者始於開成石經也若漢時周禮亦不作氓

鄭注云變民言萌異外內也萌猶懵懵無知貌也與說

文合苟作氓則鄭注不可通矣是知古本作萌也萌與
民義同而鄭謂異外內則未必然遂人遂大夫旅師雖
言萌而上下文又皆言民是知萌卽民民卽萌無他義
也

言德而士不文又習言以呈取德則知功而德益彰
功蓋聞而德益顯與夫功未必然後人發大之德
又合諸科禮順我下以垂文是於古本并傳

卷八終

